

杨宝刚 散文作品

最甜的爱



图片内容由AI生成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上午,农贸市场的大厅里闹哄哄的。咸菜摊的小刘瞧见我就扬声喊:“杨哥,今儿是我们妇女过节呀,有什么表示?”她脸上堆着笑,眼睛亮晶晶的。

“等我有钱了,一定请你吃大餐。”我随口应着,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门里门外,像是两个世界。外面的说笑声被关在身后,我的心却猛地一紧。一个声音在胸腔里冲撞:妈,您今天好不好?

电话接通了。“妈……”我叫了一声,喉头有些哽。

母亲已经八十五岁了。她生养了我们兄妹七个。家里经济困难,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过年时全家才能吃上一顿饺子。而母亲,总是背着我们,悄悄去吃剩下的玉米面饼子。

我生在阜新煤矿。母亲生我的那天,她还在岗位上工作,直到感觉到要生产了才请假回家。母亲一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世上。整个月子里,她

是靠二斤红糖和借来的二十几个鸡蛋熬过来的。

后来我离婚了,我把刚满一岁的儿子送到母亲手里。从我手中接过孩子的那一瞬,母亲眼里掠过一丝哀愁,但也仅有那一瞬。此后,我再没听过她为此叹息。

儿子是喝着沁满奶奶心血的奶粉长大的。后来,儿子上小学、中学,直到奶奶又亲自把孙子送进省城的大学。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岁了。

挂了电话,我的热泪涌出来。这泪水并不苦涩,反倒涌起一股温热的幸福。

我走到窗边,望着市场大厅里那些忙碌的身影,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勤劳的女性。

她们要半夜起来购菜,要蹬着三轮车送货,要守着摊位一秤秤,一把把地把菜卖出去。她们的脸上挂着笑,心里存着盼,她们甚至会争吵,会为一毛钱计较半晌。

偶尔,她们还要挨些不明不白的骂。午饭有时只吃两个馒头和一块咸菜;累了,就趴在菜摊上眯一会儿。她们眼睛里更多的是祈望与疲惫。

我思量着,该为她们做点儿什么。我走上二楼的超市,真想请她们所有人吃一顿,可摸摸口袋,终究没有这个财力。最终,一盒巧克力吸引了我。价格是四十二元,这个价格我是能承受的。

我把巧克力藏在身后,走下楼。“一点儿心意,你给大家分分,”我把盒子递给小刘,“男的没份儿。”

“哇!”小刘叫起来,大厅里炸开了锅。我的脸烧起来,但心里是快活的。不一会儿,小刘又跑进来。“杨哥,不够分啦。”我掏出一百块钱,叫她再去买一盒。

外面传来议论——“真好吃!”“我还是头一回吃巧克力……”“我家那口子,可没说过给我过节……”

听着这些,我打开扩音器:“祝大家节日快乐!你们是平凡的,但也是光荣的……”

接下来,我本想说:“你们是伟大的!”可话到嘴边却卡住了,我改口道,“你们是幸福的!祝你们永远幸福!”

她们当然是伟大的。可她们自己相信吗?

果然,卖熟食的“安贵妃”嚷开了:“杨哥,可别忽悠我们啦!我们不是幸福,是苦中有甜啊!”

我哑然。无论世界多么晦暗,蕴藏在母亲、天下女性和每一个普通劳动者躯体里那种人性的光辉,都不会减弱,不会褪色。

感谢我伟大的母亲。赞美天下所有的女性。

感谢并致敬每一位在尘土中扎根,向着天空默默生长的普通劳动者。

我把王雪花请到小说里

陈建宏

1990年冬天,我对王雪花一见钟情。她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令我心动。

那时我二十刚出头,赶上最早下海的那批,做生意,钱来得快也流得快,日复一日,出手阔绰。对女孩,我不会轻易看上,但看上的一定要去追,这就是爱情。王雪花的大眼睛一直躲闪我,她十多个同事全看在眼里,她们在背后为我鼓劲儿:不能急,慢慢来,人家才十八岁,会害羞的。

后来,王雪花找到我,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了,我有男朋友了。

王雪花的男友很高很帅,她们告诉我,反正比你帅几条街,但他没钱,是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她们吃我的喝我的之后,又来安慰我,也不是一点儿机会没有,要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夏天来了,我对自己讲,还是选择收手吧,可以多赚点儿生意,就当我和王雪花之间从来没有相遇过。自那时起,我又回到了每天热热闹闹的状态。

问题来了,那是一个意外。和王雪花同一分厂的一个女孩无意间闯入了我的生活,这下好了,男追女,隔

座山,女追男,隔层纸,不用什么铺垫,对方直接向我表白了。

这倒好,王雪花没追到,她的同事来追我,而这个女孩不是我特别中意的,我拒绝了。

宏哥,好久没见你来了,不看王雪花,也不能把我们忘了啊。我们在地面前一直说你好,有钱、大方,又有才。对了,你写给王雪花的诗,我们都知道,哈哈,她都看了。王雪花的同事对我说。

她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讲你浪漫有才,不像她家那位,木头一样,又没钱。

宏哥,谢谢你,破费了,又请我们吃麻辣烫。哈哈,你再等等吧,祝你等来好消息。

只要看着她们热热闹闹的,我就开心。我猜她们是王雪花派来探口风的。我深知,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我要把王雪花写进我的故事里,至少从1990年11月11日起,王雪花的出现,在我的心里立了一块纪念碑,安放了一个念想。然而,我是这样想的,顺其自然,不可强求。但日子未必按这样的轨迹往前走,事实有时会脱离你想的轨道。

1991年11月11日这天午后,我在后院喝茶、吸烟,看着院子里还在开着的几朵花,突然有人来敲门,现在想起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王雪花托人捎给我一张纸条,我很意外,一时不知所措,这张小纸条在我心里像花朵一样绽放开来,上面应该是王雪花本人写的字:

那个向你表白的女孩是我考验你的。

王雪花

11月11日

敢信吗?王雪花派了个姐妹潜伏在我身边数月。我不免心头一惊,都说女人心,海底针,难道她那帮吃我喝我的姐妹,也是在投石问路,试探我是不是用情专一?

然而,我想讲的是我和王雪花在后来的故事。她主动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像恋人一样形影不离。但是,昨天晚上,她把我拉进她的房间,放下窗帘,很神秘的样子。她对我说,宏哥,我怀孕了,孩子是我男朋友的,你要替我保密啊!我家里不同意我和我男朋友交往,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在我爸爸妈妈那里挡一挡,你一直对我好,我是知道的。

节气的诗语(组诗)

唐象阳

立冬

冷风游走于大地,
霜的印痕里,
依然留着麦茬儿的余温。
树冠撑开高空,
把空旷还给眺望的窗棂。
土地深处,
根须蜷曲成网,蓄存春的体温。

风卷过冬芥菜的叶脉,
堂嫂正在把南方发来的语音,
织入毛衣。
陆奶奶坐在火炉边,
目视三伢子照片的眼神,
很是寂静。

当寒意轻叩门锁的把手,
我双手从衣兜里捧出玉米软糖,
放在陆奶奶的掌心,告诉她
三伢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小雪

当寒风翻开季节的信笺,
霜花,像我鬓角工整的华发。
我陪岁月收起落叶最后一抹绿,
伴着我的思念迁徙。
我仿佛看到父亲用粗糙的手掌,
轻轻抚摸麦苗稚嫩的新芽,
像抚摸曾经熟睡中的我。
此刻,异乡的雪,
飘来母亲从老家发来的语音。

我在沉默中静静思念,
怀揣着每一粒春天的梦想。
就像雪花,凋零不是我的终点,
而是我最庄严的新生序章。
一场轻描淡写的雪,
或许能覆盖我岁月的沟壑,
却盖不住我,
穿过云层飞往家乡的渴望。

大雪

我站在凌晨三点的窗口,
看脚手架上坠落的冰凌。
不知家乡过冬的老屋可好?
今夜,我依然失眠。
风掠过法国梧桐的指缝,
发出落叶的吟唱。
候鸟带走最后一抹云彩,
城市袒露着高楼、塔吊和工棚。

我的父亲在结冰的田埂上,
用锄头挖开冻土,
播撒来年春天的盘算。
那些蛰伏于仓里的种子,
正用芽苞编织发光的希望。
板房窗玻璃上的冰花,
勾勒出童年的轮廓。
母亲将炉火烧得旺盛的场景,
让老家风干肉的年味,
漫过记忆的堤岸。

谁移来工地的一株腊梅开花了,
原来寒冷并不是岁月的尽头,
而是生命生存的轮回。
每一片飘落的雪花,
都在为赶路的春天写下注脚,
此刻,我与万物一同蓄势,
等待某个清晨,
被一声雷鸣召唤。

冬至

我把犁铧擦亮,
挂在屋檐下,
与风干的玉米棒,
共守一场村庄的寂静。

田埂上的脚印被车前草填平,
新翻的土块堆成暖巢,
藏起麦种的梦——
关于返青,关于灌浆,
关于麦芒尖上的光与麻雀。

母亲用灶膛里的火苗烧红锅底,
煮着今年的新米。
窗纸上,小混蛋画的耕牛
正从窗口,
悄悄拱出春的一角。

日历被阳光晒亮时,
犁铧醒来重新亲吻土地。
而此刻,所有的等待都很扎实,
像饱满的种子在土地间,
数着,离拔节还有多少个黎明。

小寒

霜,把田埂压得更沉。
犁,在墙角蜷成冬眠的蛇。
田里的稻茬儿举着空壳,
听风把雪的消息,吹进村庄。

大棚上的雪花,
是早醒的苗子,在晨光里
舒展着嫩黄的身段。
七大爷揭开草帘时,
我看见他哈气成雾,用右手指
在左手掌心
抚摸着浸了温水的种子。

粪堆在猪栏和牛栏边发酵成肥,
铁锄叩击冻土时,那声脆响,
惊飞了土坑草丛里的寒雀。
土地,是刻在我骨子里的食谱,
一畦葱,半垄蒜,
都记得节气的韵脚。

暮色漫过池塘时,
小芳竹篮里的萝卜,
带着泥土的清香,
在灶膛的砂罐里炖汤,
熬煮的,
都是土地与节气的约定。

大寒

最后一片残雪,落在
犁铧的锈迹上,
老黄牛反刍着去年的谷香
蹄印里,冻结着
春播时未说完的农谚。
田埂蜷缩成老者的脊梁,
雪花在稻草人的帽檐下,
驻满等待的眼睛。
我和仓库里饱满的谷粒,
正清点着阳光的库存。

母亲把种子晾在窗台,
玻璃上的贴花,
是土地写给春天的信笺。
父亲用粗糙的手掌,
摩挲着节气的扉页,
手掌上的老茧,比日历更清楚
大寒一过,
每一寸冬眠的泥土
都在酝酿一场
关于生长的暴动。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